

# 從清華柒《越公其事》的「棄惡周好」 談《左傳》的「同好棄惡」<sup>\*</sup>

季旭昇

(河南)鄭州大學

## 摘要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越公其事》中有「棄惡周好」一句，應釋為「拋棄舊惡，重修舊好」。《左傳》中有「同好棄惡」，應該是「周好棄惡」的訛誤。「同」與「周」形音相近，而「周好」比「同好」合理。

**關鍵詞：**同好棄惡，左傳，經典校勘

---

<sup>\*</sup> 本文初稿發表於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主辦「『古典學的重建』出土文獻與早期中國經典研究」，2020年12月19-20日。

# Talk about “同好棄惡” in *Zuo Zhuan* according to “棄惡周好” in *Tsinghua VII*: *Yue Gong Qi Shi*

Ji Xu-sheng

(Henan) Zhengzhou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the *Tsinghua VII: Yue Gong Qi Shi*, there is a sentence “棄惡周好” (abandoning badness and rebuilding friendship), which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bandon the bad relationship and rebuild the good friendship.” The sentence “同好棄惡” (having same preference and abandoning badness) in *Zuo Zhuan* should be the wrong record of “棄惡周好”. The word “同” is similar to “周”, while “周好”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同好”.

**Keyword:** having same preference and abandoning badness, *Zuo Zhuan*, collation of classics

先秦典籍在兩千多年的流傳中，由於種種緣故，造成各式各樣的錯訛。近二、三十年，由於戰國簡牘的大量出土，其中有不少可與先秦典籍對讀的材料，可以糾正先秦典籍的錯訛。本文希望從清華柒《越公其事》的「棄惡周好」來看《左傳》「同好棄惡」的「同好」是否應為「周好」的訛誤。

《越公其事》寫越王敗於夫差，逃到會稽山，使大夫文種求和於吳。吳王懼於道路修遠，而且吳如不許求和，句踐還有帶甲八千名的死士，可以作困獸之鬥。於是不顧伍子胥的反對，答應了句踐的求和。夫差親自出來接見文種，說明吳越交戰，使得兩國的父兄子弟從早到晚被山林草莽的豺狼吞噬到只剩骨頭。因此願意棄惡周好，齊執同力，以禦讎仇。於是答應了句踐的求和。相關簡文（第三章）如下：

吳王乃出，親（親）見事（使）者曰：「君雩（越）公不命使（使）人，而夫二（大夫）親辱，孤敢兌（脫）辜（罪）於夫二（大夫）？【一五下】孤所旻（得）辜（罪），亡（無）良鄫（邊）人冉（稱）瘳（發）愬（怨）咎（惡），交鬪（鬪）吳雩（越），茲（使）虐（吾）或（二）邑之父兄子弟朝夕踐（殞）狀（然）為豺（豺）【一六】狼食於山林藹（草）芒（莽）。孤疾痼（痛）之，以民生之不長而自不久（終）汙（其）命，用事（使）徒遽趣（趣）聖（聽）命，於【一七】<sup>1</sup>今公（三）年，亡（無）克又（有）奠（定）。孤用忝（願）見雩（越）公，余弃咎（惡）周好，以交（徼）求卡二（上下）吉義（祥）。孤用銜（率）我壹（一）或（二）子弟【一九】以遼（奔）告於鄫二（邊。邊）人為不道，或航（抗）御（禦）寡（寡）人之訢（辭），不茲（使）達，氣（既），羅（罹）甲綏（纓）冑（冑），辜（敦）齊兵刃以攷（捍）御（禦）【二〇】寡（寡）人。孤用匡（委）命踵（重）唇（臣），闐（馳）冒兵刃，迭（匍）遫（匍）稟（就）君，余聖（聽）命於門。君不尚親（親）有（宥）寡（寡）人，咎（抑）玃（荒）弃孤，【二一】忝（背）虐（去）宗冑（廟），陟桺（棲）於會旨（稽）〔二七〕。孤或（又）忝（恐）亡（無）良僕馭（馭）獲（易）火於雩（越）邦，孤用內（入）守於宗冑（廟），以須【二二】使（使）人。今夫二（大夫）嚴（儼）狀（然）監（銜）君主之音，賜孤以好，曰：『余汙（其）與吳料（播）

<sup>1</sup> 第18簡調整簡序，依陳劍：〈《越公其事》殘簡18的位置及相關的簡序調整問題之說〉一文調整至第34簡之上，其上再接第36簡上半部。

弃愆(怨)𦣻(惡)于潛(海)瀟(河)江沽(湖)。夫婦交【二三】縷(接)，皆為同生，齊執同力，以御(禦)戮(仇)戩(讎)。』孤之恣(願)也。孤敢不許諾，恣志於寧(越)公！」使(使)者反(返)命【二四】寧(越)王，乃盟，男女備(服)，帀(師)乃還【二五】。

釋文中的「𦣻」，本文讀為「𦣻」，需先作點說明：

𦣻，疑為「𦣻」字。……𦣻然，眾人聚集貌。《史記·周本紀》：「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𦣻。」張守節正義引曹大家曰：「群、眾、𦣻為多之名也。」又疑「𦣻」讀為「𦣻」。《說文》：「𦣻，齧也。」𦣻然，如豺狼相撕咬貌。<sup>2</sup>

案：「𦣻」有眾義，典出《國語·周語》：「(周)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𦣻。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𦣻，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字或作「𦣻」，《說文》：「𦣻：三女為𦣻。𦣻，美也。从女，𦣻省聲。」案：字从「𦣻」省無美義，亦無眾義，當為𦣻省聲。𦣻，精米，故有「美」義；米粒眾多，故引申亦有「眾」義。據此，「𦣻」之「眾人聚集」義，實來自「精米聚集、眾多」，然其詞義指涉多為美好、漂亮、女性等。以眾兵士聚集為「𦣻然」，典籍無此用法，形容兵士眾多而用「女三為𦣻」，恐不適當。後說讀「𦣻」為「𦣻」，釋為「如豺狼相撕咬貌」，按《說文》，「𦣻」只有「齧」義，用白話講，可以說成「啃食」、「撕咬」，並沒有「相」的意思。「相」字為原考釋者自行添加的詞，意指吳越二邑之父兄子弟如豺狼般相撕咬。似可商。《越公其事》本句為夫差同意句踐求和，以外交辭令淡化吳國攻打越國，只說二邑父兄子弟被豺狼噬食撕咬的可憐，不應該說吳越之父兄子弟彼此相互撕咬，重點由可憐轉為凶暴。再看句法，全句說「二邑父兄子弟朝夕𦣻狀為豺狼，食於山林藹芒」，「𦣻狀」形容「為豺狼」，應該是強調凶狠狀，與夫差要表達的語意不合。詮衡上下文，夫差要表達的是軍士戰亡的慘狀，「二邑父兄子弟朝夕𦣻狀為豺狼食於山林藹芒」應作一

<sup>2</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頁123，注7。

句讀，「𦍋」似可讀為「𦍋」，《說文》：「𦍋，禽獸所食餘也。从夕，从肉<sup>3</sup>。昨干切。」《說文通訓定聲·乾部第十四》：「𦍋：禽獸所食餘也。从夕，从肉。《廣雅·釋詁三》：『𦍋，餘也。』字亦作𦍋，經傳皆以殘為之。」<sup>4</sup>「𦍋然」修飾「為豺狼食於山林藪芒」，本句的意思是「使我們二邑的父兄子弟從早到晚被山林草莽的豺狼吞噬（到只剩骨頭）」。

次談「周好棄惡」。

明明是夫差報父仇，大敗了句踐，但是夫差同意句踐求和時的口吻卻非常「外交辭令」，一再低調地撇清自己來攻打越國的動機，只說是為「邊人」所挑撥，因而使二邑之父老子弟死於山林草莽。於是派使者來求和，三年無有定，因此夫差親自來見越公，棄惡周好，以求上下吉祥。「弃罍周好」四字，簡文照片如下：



「弃」即「棄」之簡體，戰國習見；「罍」即「惡」，見《上博三·周易》簡32。其為「棄惡周好」四字無疑。「棄惡」即拋棄仇惡。各家無異議。「周好」，則各家有不同的看法。原考釋云：

棄惡，《左傳》成公十三年：「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周，合。《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注：「周，合也。」周好，合好。《左傳》定公十年：「兩軍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sup>5</sup>


案：從修辭的角度來看，「棄惡周好」應該是由兩個相同的結構組合而成，「棄」與「周」都是動詞，全句的意思是：拋棄了彼此的嫌惡，「周」彼此的友好。原

<sup>3</sup> 段注改从「月」，以為「夕者殘也，月者缺也」，實為不必。

<sup>4</sup>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6月），頁760。

<sup>5</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頁124，注14。

考釋訓「周」為「合」即相合友好之意，但是所引《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注：「周，合也。」的「合」，其實是「符合」的意思，而不是「合好」的意思。這一點，魏宜輝先生已經很正確地指出來了。<sup>6</sup>又原考釋引《左傳》定公十年「兩軍合好」的「合」，則是友好之意。依這個解釋，「周好」是由兩個同義或義近詞組成的複詞，與「棄惡」的結構不同，這恐怕不是最好的解釋。

暮四郎認為「周」當讀為「修」<sup>7</sup>、網名Cbnd認為「周」疑讀作「酬」，報答之義<sup>8</sup>、魏宜輝先生同<sup>9</sup>、網名高山仰止認為「周」為「親密」之意<sup>10</sup>。以上各說都有一定的道理，從構詞法、修辭，與歷史背景來考慮，我們最後採用「修」的解釋。「修」的本義來自「攸」，西周早期攸簋的「攸」字作，會人手持某些物件擦洗身體之意<sup>11</sup>，因此「修」的本義通常是指把不好的「修」成好的。從歷史背景來看，直到本次戰役夫差大敗句踐之時，長期以來，吳越的關係都很不好，互相攻伐，夫差此時決定接受句踐的求和，這就是「修好」；結束長期以來惡劣的關係，這就是「棄惡」。從構詞法與修辭來看，「棄惡」與「修好」的文法結構完全相同，應該是個比較理想的讀法。

我們也注意到原考釋引了《左傳》成公十三年：「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句中的「同好棄惡」與〈越公其事〉的「棄惡周好」非常類似，會不會《左傳》的「同好棄惡」是「棄惡周好」之誤呢？我們認為這個可能性非常大。

在先秦兩漢文獻中，「同好」的用法有以下三種：

### （一）同喜好

《逸周書·大武解》：「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逸周書匯校集注》：「潘


<sup>6</sup> 魏宜輝：〈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札記〉，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簡〉國際會議論文集》（2017年10月26-28日）。

<sup>7</sup> 簡帛論壇「清華七《越公其事》初讀」第1樓，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發布日期：2017年4月23日。

<sup>8</sup> 簡帛論壇「清華七《越公其事》初讀」第156樓，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7年5月6日。

<sup>9</sup> 魏宜輝：〈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札記〉，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簡〉國際會議論文集》（2017年10月26-28日）。

<sup>10</sup> 簡帛論壇「清華七《越公其事》初讀」第214樓，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7年11月9日。

<sup>11</sup> 裘錫圭：〈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1·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頁552-565。



振云：『同好，同惡，謂鄰國和也。固，守其封疆。助，益其兵力。』……陳逢衡云：『同好相固，有婚姻盟誓之堅；同惡相助，有驅除并力之義。』……唐大沛云：『好善惡惡之情同，故相固守相輔助也。』<sup>12</sup>

《韓非子·孤憤》：「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王先慎注：「『即』，就也。就主心之好惡者而好惡之也。……重人與君同好。」<sup>13</sup>

《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諭》：「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sup>14</sup>

## （二）引申為同好惡的朋友

《孔叢子·連叢子上·楊柳賦》：「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

《後漢書·列傳·逸民列傳·向長》：「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sup>15</sup>

## （三）再引申為友好，不過時代較晚，不排除是受了《左傳》的影響

《東觀漢記·傳十三·楊政》：「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sup>16</sup>

《後漢書·列傳·竇融列傳》：「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sup>17</sup>

在先秦典籍中，《韓非子·孤憤》「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鶡冠子·學問》「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六韜·文師》「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六韜·發起》「同惡相助，同好相趨」、《呂氏春秋·精諭》「同惡

<sup>12</sup> 見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大武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頁118。

<sup>13</sup> 王先慎集解：《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7月），頁79-80。

<sup>14</sup> 許維遜集釋、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9月），頁482。

<sup>15</sup> 范曄：《後漢書·卷一百十三·列傳第七十三逸民·向長》（清光緒二十九年五洲同文書局石印殿本二十四史），葉三下。

<sup>16</sup> 《東觀漢記·卷十七·列傳十二》，欽定四庫全書本，葉九下。

<sup>17</sup> 范曄：《後漢書·卷五十三·列傳第十三·竇融》（清光緒二十九年五洲同文書局石印殿本二十四史），葉二一上。

同好，志皆有欲」，「同好」的「好」字都作「喜好」義解，沒有作「友好」義解的。只有《左傳》的「同好」的「好」字作「友好」義解，這不能不讓人覺得有點怪。《左傳》的兩條「同好」如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左傳·僖公四年》

這是《左傳》中很有名的一段故事。齊桓公與蔡姬泛舟，蔡姬盪舟，桓公懼，就把蔡姬趕回娘家，沒想到蔡國國君就把蔡姬另外改嫁了。桓公怒而伐蔡，蔡潰，趁勢伐楚。不過，楚國並不是省油的燈，齊桓公也攻不下來，楚國使者一席話把齊桓公伐楚的理由全部擊倒。

《左傳》本文中的「同好棄惡」文義與〈越公其事〉的「棄惡周好」完全相同，兩篇文本的背景也幾乎一模一樣，因此《左傳》的「同好棄惡」極有可能是「周好棄惡」的訛誤。《越公其事》是吳越交惡之後，吳王夫差要調整兩國關係，向越國示好。

《左傳·成公十三年》的背景則是秦桓公與晉景公交惡之後，兩國打了一仗，秦桓公後悔了，想和晉景公恢復友好，「同好棄惡」就是這時說的。《左傳》原文如下：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成公十三年》<sup>18</sup>



<sup>18</sup> 文字校訂及標點符號都依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3月），頁861-865。但是文中引號有四重，讀者辨識艱辛，因此本文借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11月）新創的體例而稍做調整如下：第一重引號用「」、第二重用『』（與原書同），但是第三

這是《左傳》中有名的〈呂相絕秦〉，全文由呂相歷數晉秦兩國從晉獻公與秦穆公友好，其後兩國數君屢屢交惡之事，最後秦桓公即位，利用晉國用師滅赤狄之際，攻打晉國，晉景公於是和秦桓公打了輔氏之役，秦桓公大敗，後悔了，想和晉和解，剛好晉景公去世，於是秦桓公和晉國繼位的晉厲公締結了令狐之盟。但締結了友好的盟約之後，秦桓公又想結合狄人與楚人伐晉，幸好狄人與楚人都把這個情況告訴晉侯，晉厲公於是派呂相去斷絕了和秦國的友好關係。

文中的「同好棄惡，復脩舊德」就是在晉秦輔氏之戰後，秦桓公想要和晉景公和解時所說的話。這個背景和《越公其事》極為類似。已往沒有類似的材料比對，大家對「同好棄惡」也都覺得還通，因此沒有人對這個詞有什麼意見。如今我們看到《越公其事》的「周好棄惡」，就覺得《左傳》的「同好棄惡」的「同」字似乎有點問題。

「周好棄惡」是一個對偶式的句子，「周」與「棄」都是動詞，「好」與「惡」惡則是補語。「好」與「惡」文義相反，則「棄」與「周」也應該文義相反。「棄」是拋棄的意思，那麼「周」字以訓為「取合」、「修補」、「周固」、「調合」等意義較合適。《左傳》「同好」的「同」字與「棄」字的相對性較不明顯。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左傳》的「同好棄惡」應該是「周好棄惡」之訛，「同」、「周」二字的歷代字形如下（取自《說文新證》）：

表一 「同」字字形表

			
1. 商後 2 · 10 · 2 《甲》	2. 周早 · 沈子它簠 《金》	3. 周中 · 同自簠 《金》	4. 周晚 · 散盤 《金》
			
5. 周晚 · 元年師兌簠 《金》	6. 戰 · 齊 · 陶彙 3 · 368	7. 戰 · 晉 · 中山王響鼎 《金》	8. 戰 · 楚 · 包 126 《楚》
			
9. 秦 · 睡 23 · 17 《篆》	10. 西漢 · 西陲簡 39 · 3 《篆》	11. 新嘉量 《孫》	12. 東漢 · 曹全碑 《篆》

表二 「周」字字形表

			
1. 商·甲 3536《甲》	2. 商·乙 7312《甲》	3. 商·鐵 36·1《甲》	4. 周早·保卣《金》
			
5. 周中·免簋《金》	6. 周晚·無夷鼎《金》	7. 戰·齊·貨系 2659	8. 戰·晉·璽彙 423
			
9. 戰·晉·璽彙 3026	10. 戰·楚·璽彙 1197	11. 戰·楚·信 2·20《楚》	12. 戰·楚·秦 1·1《楚》
			
13. 戰·楚·望二策《楚》	14. 戰·楚·包 206《楚》	15. 秦·泰山刻石《篆》	16. 西漢·定縣竹簡 24《木》

很明顯的，二字的歷代字形都非常類似，因此「周」訛為「同」是很有可能。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說：

《離騷》叶調同，《韓非·揚權》叶同調，東方朔〈繆諫〉叶同調。按：同調亦一聲之轉，如獮之為獠、𧈧之為獠，自無不可。然此實學〈車攻〉詩而誤，〈車攻〉五章以攸、矢、柴為韻，古人用韻，閒有在句中者，遽數之不能終也。若首尾遙韻，中二句連韻，全詩無此體例。或曰：調者詞之形誤。存疑。<sup>19</sup>

當然，在這兒朱駿聲也提出了另外一種可能，即「周」與「同」音近，「周」（直流切，上古聲屬照／章紐，韻屬幽部），「同」（徒紅切，上古聲屬定紐，韻屬東部），二字上古聲都在舌頭，韻則幽東旁對轉。<sup>20</sup>古代文本的訛誤，往往形音義都有關係，「周」與「同」應該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sup>19</sup>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4年6月），頁36。

<sup>20</sup> 參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1月），頁1085。

## 參考文獻

- 〔東漢〕范曄：《後漢書·卷一百十三·列傳第七十三·逸民·向長》，清光緒二十九年五洲同文書局石印殿本二十四史。
- 〔東漢〕范曄：《後漢書·卷五十三·列傳第十三·竇融》，清光緒二十九年五洲同文書局石印殿本二十四史。
- 〔清〕王先慎集解：《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7月。
-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6月。
-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4年6月。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4月。
- 許維遹集釋、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9月。
- 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1月。
-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大武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3月。
- 裘錫圭：〈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1·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
- 魏宜輝：〈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札記〉，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簡〉國際會議論文集》，2017年10月26-28日。